

說
林
集四第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孔 林 遺 蹟

玻璃 版印

一 册
一 元

是冊專搜集孔林之遺蹟凡二十有四種本館攝影後用玻璃印版精印惟妙惟肖與原蹟不爽毫釐閱之足令人起敬茲將列目如下



金聲玉振坊	太和元氣坊	弘道門	大廟門	同文閣	奎文植	孔手植	杏成殿(正面)	大成殿(內容)	聖廟禮器	孔壁像	魯里	闕里	萬古長春坊	至聖林坊	洙水橋	孔林享殿	至聖墓	伯魚墓	顏子墓	曾子墓	孟子墓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三年三月初版

說

林 第四集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

編纂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 商務印書分館

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潮州雲南香港貴陽南京蘭縣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說林第四集目錄

毒龍小史

不瘋人院

蓮孃小史

巫風記一

巫風記二

巫風記三

二十世紀之新審判

目錄

水 不 不 不 前 東 悵
心 才 才 才 度 俠 庵

說林第四集

毒龍小史

悵庵

某郡有顯宦者。遺金滿篋。儘數揮霍。子甲乙。孿生。貌酷似。性皆穎慧。眉目如畫。戚
 鄰。嘖嘖譽之。曰。雙玉。因肥瘠判彼此焉。長曰肥玉。次曰瘦玉。雙玉皆旁生側挺。父
 以晚節婆娑。森森蘭玉。鍾愛異於常兒。又難兄弟讀書數行。下援筆爲文。竿頭日
 進。十二而呼小友。十三而倚馬千言矣。小試出以游戲。千人辟易。兄弟各占府縣
 第一。補博士弟子員。年十三耳。無長幼。內外皆曰千里駒。千里駒。
 無何。風燭淚殘。崦嵫日薄。雙玉父以疾逝矣。既葬。雙玉以五陵裘馬。十郡良家。兼
 之文采。東南詞華。梁洛一登壇坫。則暗鳴叱咤。如項王戰河北。諸侯皆作壁上觀。
 莫敢妄贊一詞也。文讌周遭。雖擊鉢催詩七步。已就同人。皆奉以徽號。曰飛隼。又
 別爲大隼。小隼焉。談鋒偶動。口若懸河。當其滔滔不竭之會。知難者皆箝口結舌。

無可置喙。所謂推倒一時。雙玉當之實無媿焉。郡人士豔羨之者。則曰：生子當如雲間父。

雙玉既美丰姿。羊車所遇。擲果皆滿。翩翩自負。隱含蕩意。堂構既頽。益自縱恣。始而閨中上下。無不徧亂。繼且夜走臙脂。晨過趙李。秋月春風等閒度。此中光景。玉殆無不徧歷焉。郡中薦紳子弟。好及時行樂者。一宴一會。非玉兄弟不歡。自是而朝秦暮楚。栗鹿逾恆。大好年華。儘消磨於笙歌醉夢之場。不轉瞬而雙玉亦弱冠矣。肥玉娶於某氏。蛾眉曼睩。放誕風流。亦奇女子也。嘗與肥玉同游。勾欄中擇美妓侑酒。自譜小宴一曲。談笑自如。宴畢。謂妓曰：送客留髡。大是佳話。吾不汝尤也。狂笑出門而去。至今相傳以爲談助也。

瘦玉婦某。幽閑貞靜。能以禮法自持。故輒與瘦玉忤。但不事唇舌爭落落而已。以故瘦玉尤耽外遇。恆終歲不履家庭。較之肥玉。評者以爲荒唐愈甚。而不知彼固有隱衷也。且瘦玉健談。更甚於肥。故性質與婦隔絕。自是拈花惹草。隨處勾留。而

所眷者一人曰龍女。二十四橋明月前身也。

龍女父豪於賭。自號小盤龍。以此傾其家。女遂墮烟花籍。將死遺言謂女曰。汝頗得家學淵源。能自振拔。是雪乃父之恥也。其他貞淫正變。則聽汝爲之。吾不汝咎。吾聞日者推汝命必成巨富爲賭界之女主。他日果驗。則吾目瞑矣。龍女泣而謹受之。父既逝。龍女益困頓無聊。乃自廣陵流轉。迄姑蘇。由姑蘇徙雲間。其道頗著。瘦玉聞其名而趨慕焉。遂訂交。未幾。龍女大服瘦玉。自嘆勿如瘦玉。遂以高足弟子爲藁砧。之詠而龍女甘居妾媵。每縱局爲之點籌。夫婦協謀博進。益不貲。一時少年游冶之流。黃金拋擲盡屬虛牝。蓋龍女爲之也。

時雙玉家已式微。財產告罄。兄弟初猶不以爲意。及破產案既發。見肥玉因與瘦玉約。各樹一幟。田產書籍賤值售而瓜分之。瘦玉尤慷慨不肯過問。以爲兄自取可耳。何斷斷爲兄笑。頷之。仍均分析。爨以爲結果。

肥玉亦耽盤龍癖。聞瘦玉有嬖人盛傳家學大喜。親造詢焉。頗服其論。乃訂某日。

設局能多引友人來者則推爲臨時主席得享特別權利無何局成矣肥玉大負幾傾囊不足以償瘦玉陰助以孤注於是重整旗鼓再接再厲始有起色感瘦玉甚乃謀合支此局焉豫算每月開支及諸耗費資本尙不須挹注而兩盤龍已得根據地薦紳子弟之不事誦習者輒從兩盤龍游時大吏禁網嚴甚捕輒械梏之瘦玉恐波及欲暫停局以避其鋒肥玉執不可曰豈有如吾家者尙容巡警之窺視耶子休矣毋過恐於是呼盧喝雉局勢大定

某公子者本無意於博因驚龍女之豔亦追隨局尾意圖飽眼福焉龍女知其易惑乃求爲之代壓代行公子見龍女之迎語笑容可掬不覺情動雖入局輒負不顧也不一月而所負者以萬計公子父聞之幽諸別室始得塞彼漏卮焉欲窮究然以雙玉具有勢力乃止

一日鄉人拾級升堂褐衣矮冠狀甚猥瑣衆咸輕慢之豪奴三四欲驅之外出鄉人不肯曰吾亦賭徒耳何相拒之甚瘦玉知係箇中人乃躬自招致處以上賓鄉

人殊不多遜。昂然上坐。且孤注甚雄厚。動以千百計。衆始驚異。瘦玉知爲可以計取者。局終之暇。特訂明日以必來。且云有優待之所。足令盡歡。鄉人忻允。明日款之於精舍。別令知己二三人盤桓之。龍女蹀躞其間。殷勤甚至。鄉人大樂。凡三日而數千金入玉囊矣。妻病亟。家人徧覓不能得。或有言所在者。偶詢閨人。斥逐甚厲。家人涕泣而去。無何妻死。鄉人始歸。僅七日而盡取產業田契。以至三日則又告竣矣。於是主人漸加白眼。鄉人泣求爲小夥。藉得餬口。瘦玉與之約法三章。以奴隸畜之。鄉人唯唯聽命。瘦玉乃使典器。

市賈某少年。卽爲金融業。理事聲譽鵲起。好與士人徵逐。詩酒談讌。意氣豁如。自謂有雅人深致也。偶從友人至瘦玉家。招邀入局。戰輒勝。賈人嗜利。且常游摺紳家。亦豪舉。因暇則一往久之。成習。徹夜溺其中。蓬首垢面。不恤也。肆主大懼。亟辭其職。某以落魄無聊。益典質以求一勝。無如連呼負負。恢復何期。妻子皆啼飢號寒矣。某不得已求瘦玉庇護。瘦玉憐之。且以其心計頗工。才亦可用。乃使司會計。

他如某甲囊空則爲之任招待某乙計窘則爲之操籌算某丙技窮則爲之司筭。鑰某丁糧絕則爲之供奔走一時公門食客革履三千而養尊處優之雙玉頤指氣使之龍女非特居之不疑儼然大家宅眷且部署分插井井有條竟如地方行政及軍法隊伍焉以雙玉才華竭數日研究之力遂成此一時無兩之傑構異哉博場而有此絕大經濟。

於是肥玉領文德部文德部者謂圍棋象棋麻雀葉子等溫文爾雅之戲不干例禁不事翻騙文人學士及紳商公事之暇偶爾手談無傷體制往來皆從容大雅之倫肥玉性長厚吐屬亦名雋故令爲部長凡部中之理事各員及僕役皆歸統屬惟百金以上之出納及修改章程則須與總領部商推此部居全局外界不畏招搖故又稱曰前部。

武功部則瘦玉自領之武功部者謂搖寶牌九番攤花會等一擲千金之戲五木博蒲傾家蕩產可決之頃刻間豪商巨賈執袴子弟以逮盜賊亡命莫不趨之若

驚往來多奇人異服瘦玉敏銳有膽識故公推爲部長且兼總領部此部居全局之中故又稱曰中部

若夫所謂內部者又曰陰教部先是肥玉夫人常欲入局而以履舄交錯爲嫌且地方亦多蜚語龍女乃獻計謂吾輩宜別立一部與外中隔絕而更關一戶以通往來則葛藤旣絕花樣翻新且女界自由誰不企慕定卜門庭如市戶限爲穿矣肥玉夫人大然之乃推龍女爲部長龍女三讓不敢受久之卒以肥玉夫人爲部長而龍女副之此間博具亦判文武大都正部長領文而副領武往來之婦女上自貴游眷屬下至聲妓婢媼無不一邱之貉兩部長皆竭力維新主張平等故部中絕無階級之說惟職員及給役者應盡受事之職務餘皆酣嬉淋漓如無遮大會如十姊妹會手帕會一視同仁任人意思之所欲爲而不加以限制焉

三部旣告成而雙玉之銷金窟爲東南第一大埠菲材薄植一入其障間身家輒不可保故不十年而兼并之戶以百數十計雙玉各擁貲至巨萬田園奴婢甲數

邑方其盛時。有至奇至慘之三事。出人意外者。

一曰。燭未燃。而擲金百萬。典肆十五座。連宵易主。晉人某者。本豪富。營運江浙間。置別室於姑蘇臺畔。生一子。寵愛逾恆。晉人老而告歸。遂以東南所有商肆。悉委諸妾夥友。多西人。忠於舊主。累歲贏積。逾於母金。及子長而肆益多。基本金超過百萬矣。子狀秀美。而實不慧。讀書不能成句。年十七八。娶婦矣。母得肝胃疾。發則不能理家事。然不時發。因子年長。遂悉以外事委之。而家事亦以責婦。子既無束縛。又擁厚賞。諸惡少趨之如蟻。無何。由文德部而入武功部。一顯者。裔某生。瘦玉戚也。好爲大言。嗜博。久與瘦玉沆瀣一氣。乃與晉人子博。初亦尋常。馳騁繼而晉人子興益豪。日哺矣。出小食。飲啖席間。某生以語激之。晉人子謂。吾有典肆十五座。基本金約百萬。願作孤注一擲。勝則汝準是償。金敗則立時提交契據。必不汝欺也。某生嘲諧以臨之。意似不信。晉人子持之益堅。至再四。某生曰。然則宜手書憑語。如決鬪之生死文書。始可也。晉人子曰。諾。乃燃燭入局。一擲而晉人子敗。允

以。更。擲。又。敗。未。及。十。五。分。時。間。也。晉。人。子。色。灰。敗。踉。蹌。而。出。某。生。持。憑。券。入。與。雙。玉。謀。收。取。典。肆。策。明。晨。三。人。入。市。各。肆。理。事。者。皆。知。之。矣。畏。雙。玉。勢。誰。敢。加。一。語。者。某。生。乃。與。雙。玉。鼎。足。而。分。之。雙。玉。僞。謝。不。受。某。生。固。與。之。曰。微。子。吾。不。及。此。也。不。數。日。晉。人。子。母。疾。發。而。斃。年。餘。行。乞。於。市。妻。墮。風。塵。矣。

二。曰。新。嫁。娘。不。肯。登。輿。以。妹。代。嫁。而。新。嫁。娘。遂。死。於。博。某。女。公。子。者。亦。巨。族。也。聞。肥。玉。夫。人。領。內。部。時。往。游。焉。旣。溺。之。遂。日。夜。不。輟。將。嫁。不。肯。返。父。母。挾。之。歸。已。星。期。前。一。日。矣。乘。夜。遁。出。至。內。部。求。入。局。龍。女。駭。曰。子。非。明。旦。吉。期。耶。女。曰。吾。不。願。嫁。而。願。博。父。母。其。奈。我。何。再。三。勸。之。不。聽。乃。入。局。自。宵。達。旦。又。自。旦。達。宵。女。家。中。彩。輿。在。著。賀。客。盈。門。而。女。杳。無。蹤。影。偵。騎。四。出。不。可。得。或。有。言。彼。嗜。賭。者。乃。輾。轉。設。法。入。內。部。促。女。返。女。若。罔。聞。衆。皆。繞。勸。終。不。起。旣。而。忽。袖。出。小。剪。猛。翦。其。鬢。離。然。一。握。擲。之。曰。吾。出。家。矣。何。嫁。爲。歸。語。老。夫。人。勿。念。我。也。此。間。樂。不。復。思。蜀。請。勿。國。我。家。人。號。哭。而。去。母。聞。其。事。大。忿。怒。乃。飾。其。妹。以。代。之。夫。家。固。未。知。也。父。母。乃。

控於有司。言雙玉夫婦害人事。有司將逮問之。雙玉星夜走京師。求援於其戚屬。得不問。未嫁女不敢復歸。貲既罄。遂爲龍女服役。瘦玉因據爲妾。巨族佯不知聽其所之而已。未嫁女頗悔前事。求出不得。卒乘夜自經死。龍女藁葬之。亦莫之過問也。

第三事。益奇異。曰。父子姑嫂同一博場。而彼此未曉。至性命生產盡入於個中。乃已焉。蓋所謂文德部者。類多搢紳。屬容與其間。與中部本隔絕。故清談游宴之場。未容俗客到此。往往德望崇隆。杖履優游者。徘徊消遣。以永今日。實無礙其高尚。頤養之風也。若夫武功中部。則浮躁少年爲多。且俗客不禁市儈喧擾。九流十家。幾無不納其性質之不同。若此。雙玉商定制度。另闢門戶。各成團體。絕不相謀。故游前中部者。彼此不相覲面。雖頻年累月。終不可知。某紳者林下餘閒。時樂與故人二三作葉子戲。然家教嚴。不願以博具示後進。故寧假座友人處。友或聳以肥玉所紳亦從之。蓋紳意舍己家以外。無可無不可也。往來旣稔。時或布具爲之。但

卜。晝而不兼。卜。夜小角而不爲大敵。老成持重。爲消遣之地。不貪勝負之功。類如是也。子某生。恂恂儒雅。因庭訓嚴。游戲事不敢問津。故肥玉處未嘗一涉足。父亦不願使之身入也。無何。因考試事。與友人游郡中。遂引入瘦玉所。初猶旁矚。不一下手。繼乃見有隙可乘。稍稍注意。輒勝。因屢往焉。而老父在前部作葉子戲。固絕不相知。是猶未足爲異也。生妻某氏者。與肥玉夫人夙有姻親。因中表某女子導之往觀。遂亦成嗜痂癖焉。某生有妹。亦隨之往。而某生不知也。考試事罷。某生未獲雋。抑鬱不自。聊友人又引之消遣。然屢負至悉。返前此所博進。而其數尙缺倍蓰焉。某生無財。政權嚴父。不可與語束脩羊瘦。安能肩如許厚債。然逋欠既久。必且踵門立索。則事敗矣。宛轉思維。乃決計出最下之策。與閨中人商借。債意既定。謂妻曰。吾有要需。畏言諸父。欲卿拔釵相助可乎。妻聞言。似倉皇失色。曰。今不在此。寧母後始得攜來。君意若何。生疑其故。推諉以難已也。乃負氣曰。大丈夫終不致以涸鮒死。何仙仙倪倪爲憤而走出。未幾復反。則妻已外出。問婢安往。則曰。母

家私出。鑰視其奩具十器。九空。不覺驚詫。曰：彼豈盡儲之母家邪？抑別有他故耶？翌日，妻返。嗒焉若喪衣服。忽改變金珠貴物。杳然不可見。某生大疑之。力致窮詰。妻尚以母家諉過。生殊不語。明日至。妻母處探其耗。則答以不知。至是而疑益甚矣。既歸，以盛氣凌妻。妻知事且洩。然終不敢自陳。某生則以己正博負。無貲。又遭妻氏無狀。不覺大怒。詰責甚厲。妻氏大慚。迨某生夜眠。既熟。投繯死。某生始大悔。人琴之痛。不覺難堪。某紳不知底蘊。以爲別有事故。不與窮究矣。棺斂。既竟。勉某生以向學。爲他日致身青雲計。

無何某生之逋負爲期至矣。多方羅掘。無以償。又不可啟齒。以索諸父。卽索亦不可得。徒取大辱。而不償人。則人之鋌而走險者。且將向老人饒舌。吾何面目以對嚴父。宛轉三日。計窮力盡。亦仰藥死。

某紳止此子。慘遭自戕之禍。而不解其何以致此。西河喪明。痛悼欲絕。因亦無心博奕矣。一日晝寢。如有所夢。心恍惚不自安。起坐案頭。欠伸默對。忽畫夾下微露

一函角抽出視之則書（絕命詞）幸父親原鑒。數字大詫曰此其絕命時親筆耶。展而誦之則曰。

父親膝下兒負罪深矣。因博於某氏而負力不能償。然不償則事且破。露謀之婦乃婦亦以博負空其囊爲兒詰責慚沮自戕。兒既痛婦又迫於外債遂相從泉下焉。敗名喪身實大不孝不孝之人天地所不容。父不必過悲。兒死已晚。肝腸寸斷不能復言。

某紳悲悼之餘思所謂某氏者即吾舊游之地也。何吾未嘗一睹焉。子之蹤跡異哉。乃自往肥玉處談笑如平常。友有知某生事者咸疑紳之太忍。旣而紳與人絮絮問此間情狀或一一告之。乃循途徑造中部則賭具橫陳果如所言。又設法走入內部見婦女之興較武功部尤豪粉白黛綠錯雜滿堂。孤注一周動以千計。紳太息而出乃自訴之邑宰。又走告大吏。於是緹騎四出而雙玉挾貲遁去。龍女亦遠從之。或云馳驅南洋各島尙以博局樹幟得巨金焉。

恨庵曰。雙玉奇才也。卒爲龍縻所毒。乃轉以毒人。今其餘毒。蓋未盡焉。獨不聞滬濱之翻戲女總會等。猶變幻日出而不已耶。

不瘋人院

東侯 同譯

法國之政黨員某君。居巴黎。爲議院議員。有才不能勝異黨之傾軋。又國會表決各事。與某見不合。遂謝職歸。以自休養。時年三十二也。未娶。既坎坷於時。自謂紅塵擾擾。既無知我。又乏同心。不如覓世外桃源。竹杖芒屨。攜琴書避俗而半生落。終以宦橐無多。不能遂遠遊之志。一日某早起餐畢。侍者遞新聞紙數頁進。某乃坐藤椅。取一頁視之。見告白中有惟一無二之避暑院八大字。甚喜。讀其下詞曰。

本院有四大特色

一宗旨 在宏啟廣廈。藉以聯四方之風雅。俾羣集一堂。息肩數月。非純屬於營業之性質。